

羣

書

治

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貴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領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徒忿怒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為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

以獠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資育弗能奪也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

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廁謂牀邊丞相宏宴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

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

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紛亂而公以

此無種矣。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黠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
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
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作壁如甬道隱築也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
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蓬顆猶裸顆小冢

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

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
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
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
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
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
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
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朔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
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
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
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
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
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
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
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
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
則弔哭之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
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
而令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
梁從孝王遊陽、爲人有智略、忱慨不苟、合介於
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
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
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
荊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

左右不

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

荊軻首以奉丹事

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遺軻

刺始皇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也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却齊而存魏

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

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也遂自剄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馱馱

馱馱駁馬也敬重蘇秦雖有讒諂而更食以珍奇之

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曠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丹之計囚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
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
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
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
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

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困離奇、

根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

而爲萬乘器者、以

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

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

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

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

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臨於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
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
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
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
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言其激切
甚急也

能聽忠

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
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
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
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
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
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摧
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
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
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
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
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卽位、溫舒上

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齮於芻蕘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
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
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練而周內之
精孰周悉致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
之法中也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爲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

舊無與
副至等
俱十四
字補之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蘓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言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

策、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
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
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
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
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
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
不可驩、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
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舊無天
字補之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
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
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
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
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
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
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
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
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且夕臨數月卒
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
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
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
 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
 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
 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
 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
 焉凡十一人

斯下有
 著字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為御史大夫是時匈奴
 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
 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集下有
聖字

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孰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

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
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
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
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
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
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
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

隱痛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

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

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雞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

劉向新
序聲巧
作說妙

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慨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
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
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篳篥
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
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
能反日以什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
諄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
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舊無日
以什滅
四字補
之

祐舊作
啗以之

舊無濟
字補之

灾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
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
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効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
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

唯治者之所鑄、緩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
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
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
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
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
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
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
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
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
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
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
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
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
所以躑躑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
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
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
已以迫斃民民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益貧者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
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
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
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
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
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慍而拔其
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
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
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
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
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人下右
之字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
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
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
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
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

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楸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屣而

舊無下
緜氏二
字補之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
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
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緜氏令緜氏
偃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宏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宏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

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舊石
卷二字
神人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
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
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麻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宏、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

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并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廼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輿、竹輿、山嶺也、不通車、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運轉皆擔輿也、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虵猛獸、夏

其無竹
與二字
袖之
通下有
松字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
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

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先臣淮南
厲王長也

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
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
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
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
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
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
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臣竊
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
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笏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尅、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在前行故曰顏也

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

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

舊無民
不得挾
弓弩
字補之

剗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毋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吾仁壽王字子贇、趙人也、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

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鋤、鋸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

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戮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春蒐秋獮所

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
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
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
和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
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

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
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
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
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
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

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

召見廼拜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偃

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

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

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尺地封則仁孝

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
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

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
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
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
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
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陞

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苗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
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
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
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
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
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
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
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
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
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
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
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
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

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穰州。

東夷也。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

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諡爲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大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
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藉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
以元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
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
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
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

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

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專、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卽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

甚無取
給萬民
所五字
補之

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鄂杜乎奢侈越
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
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
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
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
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
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

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
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
狐兔之死、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
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
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
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
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舊無充
字補之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設於宮中
設九市也

而諸侯叛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絲、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纈罽、宮人簪璫、珥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

甲乙帳名、燔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

若無今
則不然
四字補
之

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
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
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
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互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
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僞、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訥訥、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

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

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
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